

他的画笔饱蘸文学营养

□子南

嘉兴籍的朱樵是一位著名的文人画家，每每观摩他的画作时，不知怎么的，我总要想到以前曾途经的嘉兴的村庄，姚庄、丁珊、大云等，河边绿柳时有鸟语响起，白墙黛瓦间时有红衣女子一闪，鸟语在你耳边叫出的竟是一份寂静，红衣女子在你心里闪出的则是遐想。世人曾把笔者所居住的青浦誉为大都市的“后花园”，确实，以前的青浦绿树成荫、水网密布，烟雨中的小桥流水人家便是一幅天然水墨图。不过这几年，伴随着商业文明的浸润，水乡青浦更像是融入上海大都市的一块热土了，大都市的“后花园”已经朝“西南”方向移动了——是的，我认为嘉兴地区替换了青浦，成了大都市的后花园。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我宁愿是这样的，宁愿以前见到过的河边绿柳、白墙黛瓦、西塘古街都没有变，现在，当我看到朱樵的画后，我相信这是真的了，朱樵把那个“后花园”给画出来了。

看到朱樵的话，我仿佛一下子来到了嘉兴这个大上海的“后花园”，这花园里的一草一木是那么的清新，这里花香风暖，这里季节分明——这分明似乎是朱樵笔下的那些形态各异的鸟儿表现出来的，春天的鸟儿活泼生动、夏天的鸟儿热情奔放、秋天的鸟儿富足安详、冬天的鸟儿傲霜斗雪——当然，这或许仅是我这个文人对朱樵笔下的鸟儿的解读，可我能这样解读，正也说明了朱樵所画出的鸟儿是能够在文人的心灵中激起共鸣的，他的鸟儿是有生命气息的。我也似乎听到了那些鸟儿的鸣叫，时而清脆明亮、时而舒缓婉约。在朱樵的笔下还有不少的景致，在我看来，这些景致是江南的，是温润的，同时

也是清雅的，是解释着“一叶一世界一树一菩提”的。

每幅注视着朱樵的画，我就感受着他的画风：用笔简约却又意蕴醇厚，着色淡雅却又直抵心灵——就像当初这位文人画家所撰写的短篇乡情小说。

其实，我知道作家朱樵很早，知道书画家朱樵则是近年来的事。知道作家朱樵的时候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除了知道朱樵外，还知道与他同在嘉兴市的余华、薛荣等。其时的朱樵经常在《上海文学》上发表小说。据介绍，1984年之前，朱樵还写了许多小小说，在当时那个领域，他应该能排进全国前十名。其中的小小说《让我怎么开口》，还和鲁迅、茅盾、巴金等众多名家一起编入《现代汉语进修教程——文学阅读》。后来他被借调入嘉兴文联，和余华一起编辑

《烟雨楼》杂志。同时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

1990年，朱樵把他父亲同事的故事写成了小说，寄到《上海文学》，当时的副主编周介人邀他再写两篇一同发表，于是便有了后来名噪一时的“平民百姓系列”，也使朱樵获得了《上海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出身于书香门第，再加上江南文化的滋养，使朱樵的作品细腻、温润、悠长，被认为是正宗的江南风格。很多评论家认为，朱樵是典型的吴越文化小说，写作风格平淡含蓄质朴无华，从生活小事中展示出诗意和温情。

我想，朱樵的写作经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肯定对他的绘画事业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学”，有了文学上深厚素养，我相信朱樵的绘画事业肯定会结出更喜人的硕果。



小山鹊

朱樵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王树才

社区党支部决定在夏天里办一次纳凉晚会，节目由居民自编自演，其中有党员、社区志愿者大合唱的节目安排，“唱什么最好？纳凉晚会主题是什么？”在座的社区和居委会成员在讨论中。我举手发言，而且自信地说：“主题是‘颂党恩纳凉晚会’，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唱起来铿锵有力，听起来和蔼可亲。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了。从救亡图存到复兴逐梦，95年沧桑巨变，都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征程。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而万里长征，历经艰难险阻，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确保党在不同时期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写下革命、建设、改革的壮丽篇章，成为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引领民族走向复兴的核心力量。

开启岁月的尘封，追寻历史的足迹。从打天下那天起，共产党人为了全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顾不了抛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在报刊、电视上不胜枚举，成为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引领民族走向复兴的核心力量。

建党95周年述评》中摘录几则平凡的故事再现共产党人从井冈山出发，行程万里初心不忘，一代又一代严于律己、心系人民的执着坚守。

1933年，一份《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在中央苏区颁布，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反腐规定。“有的苏维埃干部用信封用多了，点蜡烛点多了要通报批评；有的干部用公家的钱给自己的枪买了一块红绸布要受处分；用公家的钱下馆子吃饭要受处分；骑公家的马回家要受处分。”

在“六项注意”中，有一项原来是“还门板”，后来改成“上门板”。红军战士没有床，为了防潮只能借老百姓门板再铺上稻草休息，而还门板的时候，各家门栓的高度不一样，只有把借来老表的门板装上去才真正是还了。一字之改，寓于其中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本色初心。

在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一个仅有700多人的部队在一个偏僻的山区，四周都是白色政权包围，说要去夺取全国政权，你相不相信？“首先，严明纪律获得群众的信任，这是最重要的，”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陈胜华说：“正是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的时期，我们党先后制定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最终丰富完善成为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自身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伴随党的建设改革步伐步步深入，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不断出台和完善，构建起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划出红线，扎紧笼子。现又通过“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的学习教育，焕发党的青春，增强党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全国人民共筑中国梦，真是令人可喜可贺。

值此，夏天的晴空是那样的灿烂，天是那样的蓝，日光是那样的强烈，天上地下处于一片耀眼的光明之中。恰逢党的95周年的喜庆日子，我们要珍惜美好时光，利用明净的月光下，在“颂党恩”的纳凉晚会上，齐声高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阳光健康走向辉煌。

用文学留住乡愁

□丁翔

春天来临时，叶辛文学馆在浦东新区书院镇葵园农庄对外开放了。各路新闻媒体争相予以报道。在报道中，大多数媒体用了一句“用文学留住乡愁”作为新闻报道标题。我在策划筹建叶辛文学馆时为什么要选择充满农耕文化韵味的书院葵园农庄，就是为了表达一种用文学留住乡愁的情怀。这一表达，充分体现了叶辛文学馆的高度，还符合叶辛老师笔尖中对第二个故乡的深切情感。事实正是这样，自从叶辛文学馆对外开放后，来到葵园参观叶辛文学馆的游人如织，引起了浦东新区相关领导的关注，他们亲自来到葵园参观叶辛文学馆并给予高度评价。

我作为叶辛文学馆的主要策划人之一，看到叶辛文学馆如期建成，心中充满了喜悦。我与叶辛老师认识已有十多年多时间了。那时他在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担任所长。当然，对叶辛的文学成就，我们这些搞新闻的人，都大致知道一些。只不过是知其名，未见其人。当时，我准备邀请他到绍兴参加一次由当地文化部门组织的文学活动。在与他交谈后，顿时觉得叶辛这样著名的作家，是那么平易近人。他对于参加绍兴的文学活动，十分支持，当即表示可以考虑前往。他还说：绍兴是中国文学巨匠鲁迅的故乡。在这样的文化胜地举行文学活动，我没有“理由”推托。

自此以后，我与叶辛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与叶辛交往的日子里，我曾经组织过多次由叶辛老师参加的文学活动。他都对当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个性，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只有继承传统文化的经脉，文学才有生命力。这样的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普遍赞誉。

我与叶辛在长期的交往中，使我认识到一位著名作家的成就，并不单纯属于他个人的，他应该属于整个社会。于是，我就产生了要寻找一块合适的地方，筹建叶辛文学馆的想法。目的就是要让叶辛的文学作品与社会分享。

到哪里寻找合适的地方，筹建叶辛文学馆呢？这是我想了几久的问题。用文学留住乡愁的主题概念，是我在筹备叶辛文学馆时坚持的一条原则。因此，我利用曾担任过《东方城乡报》旅游版编辑的机缘，经常行走在市郊的各个农家乐和有一定影响的农业景点去寻找叶辛文学馆的落脚点。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2012年的春天，在相关领导推荐下，我来到了浦东新区书院镇的葵园农庄。在那里，我看到了在上海郊区最有源头的农耕文化和最令人敬仰的乡愁文化……我想，叶辛文学馆就应该坐落在葵园。因为，在我走访的许多市郊农家乐景点中，葵园的品质和样式是令人信服的，其农耕文化的设施也比较完善的。

然而，要将叶辛文学馆建立在一个远离市中心的乡村农庄里，作为我来说，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尽管我与叶辛私交甚密，但是要真的把他几十年文学创作的成果，在葵园展示，我一时也确实不知从何开口。思前想后决定，在不透露底细的前提下，我为葵园策划举办了两场有一定品位的农业旅游文化论坛和海碗文化研讨会，并且特别邀请叶老师作主旨演讲。这两次文化论坛举办得很成功。叶辛老师在演讲中，特别提出了“乡愁文化是农家乐生存发展的核心要素”的观点。新华网、东方网、解放日报、东方早报和国内其他媒体，都以显著的标题和版面，予以重点报道。特别是东方早报和解放日报都相继发表了《浦东复原500年前的海碗菜》和《乡愁文化的葵园，破解了农家乐没有文化的难题》，引发了全国各地农家乐对地方特色文化的挖掘和整理。这种对于推动乡村农家乐文化发展的举措，引发了叶辛老师对葵园农耕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他对于“书院”地名的解读，更是发出了“乡村文化，其实就是高雅艺术的发源地”的感慨。对此，我认为在葵园筹建叶辛文学馆，已经水到渠成。

而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向叶辛老师提出并确认在书院镇葵园农庄筹建叶辛文学馆的构想，是在2014年10月15日，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之时。叶辛老师作为当代知青文学作家的杰出代表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参加了这次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的座谈会。叶辛老师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起了同样有知青经历的习总书记的高度关注。此后，我与叶辛进行了长达20余分钟的交谈，在葵园建叶辛文学馆的设想也就此敲定。

充满文化内涵的书院镇和洋溢着乡愁文化的葵园，筹建考虑已久的叶辛文学馆，就这样越加成熟起来了。事实也正是这样，当我正式向叶辛提出在书院镇筹建叶辛文学馆建议时，立即得到了他的当面应允，并且亲自签名确认筹建叶辛文学馆的认定书。自此，叶辛文学馆筹建的工作，正式启动。

在形成筹建叶辛文学馆的设想后，我翻阅和重读了叶辛的几本主要作品。最后确定了布展的主题后，我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一气呵成了有5000多字的《叶辛文学馆布展大纲草案》，并亲手交给叶辛老师，请他进行修改和调整。当叶辛老师拿到那份图文并茂、内容详实的布展大纲时，顿时笑容满面。他在仔细看了后高兴地说：能够将其创作生涯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示，是一种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岁月流逝，自己以前的文字图片流失很多，你能够较为详尽地收集整理成展本，真的不容易。他还说，这个叶辛文学馆布展大纲的形成，说明社会肯定了他的创作成果，读者认同了他的付出。与此同时，叶辛对前言部分的文字和简历进行了一些修改，而对我写的后记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后记文字简明扼要，语句优美生动，看得出是花费巧妙构思写出来的，而且是知我之人才能够写出的。他对后记一个字也没有改动。事实也证明，这个后记成为到叶辛文学馆参观的人们拍照和停留时间最长的亮点之一。也是让我最欣慰之处。

春天，让我心醉，也让我疲惫。然而叶辛文学馆用文学留住乡愁，我又感到无比的欣慰。历史终将要记录下叶辛文学馆“用文学留住乡愁”的真迹。我在其中的作用虽是关键，但也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只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当然，在顺流而下的瞬间，也会溅起一些水花。